

美術叢書

四集第二輯二冊



376628

圖書館
和 13 國立 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畫禪

吳僧蓮儒著

釋惠覺姚曇度子也姚最云丹青之用繼父之美定其優劣岱蟲之流

光澤寺僧威公姚最云下筆爲京洛所知

迦佛駝禪師天竺人學行精慤靈感極多初在魏魏帝重之至隋隋帝於嵩山起少林寺至今房門上有畫神卽是迦佛駝之迹

曇摩拙叉天竺人善畫隋文帝時自本國來遍禮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雒縣大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爲十二神形於寺塔下至今存焉

同州法明善寫貌開元中嘗在內庭畫人物

智瑰善山水鬼神氣韻洒落

金剛三藏師子國人善西域佛像運筆持重非常畫可擬

釋翛然俗姓裴氏爲人恢誕強學不成一名善丹青工山水
貫休俗姓姜氏字德隱婺州蘭溪人初以詩得名後入兩川頗爲王衍待遇
因賜紫衣號禪月大師能畫間爲本教像唯羅漢最著其畫像多作古野之
貌不類人間所傳

傳古四明人畫龍獨造乎妙弟子德饒無染皆臻其妙

楚安漢州什邡人俗姓勾氏善畫山水人物樓閣點綴甚細

智蘊河南人工畫像人物

德符善畫松柏氣韻瀟洒住汴州相國寺

令宗乃丘文播異姓弟工山水人物像天王
人其室曲江故有美而爲骨子
浙僧蘊能工雜畫善畫佛像

巨然鍾陵人善畫山水筆墨秀潤善爲烟嵐氣象於峯巒嶺竇之外至於林
麓之間猶作卵石松柏疎筠蔓草之類相與映發而幽溪細路屈曲繁帶竹
籬茅舍斷橋危棧真若山間景趣也得董源正傳

夢休江南人喜丹青學唐希雅作花竹禽鳥盡物之態

□□毘陵人好爲戲墨作草蟲筆力勁峻不專於□□

釋仁寓永嘉善畫松初集諸家所長而學之後夢吞數百條龍遂臻神妙

吳僧繼肇工畫山水與巨然同時體亦相類但峯巒稍薄怯也

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花光山以墨暈作梅花如影然別成一家所謂寫意者

也

寶覺和尚翎毛蘆雁不俗然同和對衣時良是畫師筆甚古
杭僧真惠畫山水佛像近世佳品翎毛林木有江南氣象
惠洪覺範能畫梅竹每用皂子膠畫梅於生絹扇上燈月下映之宛然影也
其筆力於枝梗極遒健

妙喜師長寫貌嘗寫御容東坡贈詩云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畫閉房
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手筆以忘幅巾長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涕自滂元
老□坐鬢眉古虎臣侍立冠劍長

道臻嘉州石洞講師也能墨竹山谷贈序云道臻□意尚存行自振於溷濁
之波故以墨竹自名然臻過與可之門而不入其室也

德正信州人徐競明叔之兄徐林穉山之弟登科爲平江敎官棄而爲僧能
畫山水人物種種清絕專師李伯時

道宏峨眉人姓楊受業於雲頂山相貌枯瘁善畫山水僧佛晚年似有所遇
遂復冠巾改號龍巖隱者其族甚富宏不復顧止寄迹旅店惟一空榻雖被
襆之屬亦無有每往人家畫土神其家必富畫貓則無鼠往往言人心事輒
符合凡如廁必出郭五里外鄉人怪訝每隨而窺之旣就溷則無復便利但
立語再四而出後竟坐化店中八十餘成都正法院法堂有所畫高僧

法能吳僧也作五百羅漢圖少游爲之記云昔戴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
中人有所否臧輒竊聽而隨改之積年而就意法能研思亦當若此非率然
而爲之者也

智平成都清涼院僧也善畫觀音南商毛節得畫像以歸過海一夕風浪大作開展懇祈光相忽現如大月輪長久之間已數千里侯溥賢良載之觀音儀中今水陸院普賢閣所畫像其徒虛己作水石至今現存

祖鑒成都僧住不動尊院師智平畫觀音今大慈超悟院佛殿有十觀音又於邛州鳳凰山畫觀音一日忽現五方圓相直閣計敏功爲作瑞像記見存虛己成都柏林院僧善山水有圖軸傳世今白馬院僧慧琳本仕族多蓄圖書尊尚士大夫入慈藍者以爲稅鞅之所爇香煮茗終日蕭然不知身在囂塵中也有虛己雪幃及山水二圖甚佳

覺心字虛靜嘉州夾江農家甚富少好游獵一日縱鷹犬棄妻子出家游中原作從犢圖詩孔南明崔德符見而愛之招來臨汝連住葉縣東禪及州之

天寧香山三大刹兵亂還蜀邵澤民劉中遠兩侍郎復喜之請住毘盧凡十八年初作草蟲南僧稱爲心草蟲後因宣和待詔一人因事藏匿香山心得其山水訣一日千里陳澗上稱之曰虛靜師所造者道也放乎詩游戲乎畫如烟雲水月出沒太虛所謂風行水上自成文理者也陳去非稱其詩無一

點僧氣

智源字子豐遂寧人傳法牛頭山攻雜畫尤長於人物山水嘗見看雲圖畫一高僧抱膝而坐石岸昂手竚目蕭然有出塵之姿

系於遂寧人也

智永成都四天王院僧工小景長於傳模宛然亂真其印湘之匹亞歟初字文季蒙龍圖喜其談禪欲請住院永固辭曰智永親在未能也於是售已所長專以爲養不免狗豪富壓肆所好今流布於世者非其本趣也嘗作瀟湘

夜雨圖上邵山西山卽題云嘗擬扁舟湘水西蓬窓剪燭數歸期偶因勝士揮毫處欲憶當年夜雨時西山旣咏詩問永云前輩曾有此詩否永因誦義山問歸篇西山巒然亟取詩以歸翌日乃復改與之曾擬扁舟湘水夜雨窓聽雨數歸期歸來偶對高人畫郤憶當年夜雨時深恐多犯前人也

真休漢嘉僧也山谷所與遊清閑居士王朴之子善模搨人物如真今見存維真嘉禾人工傳寫

元靄蜀人太宗朝供奉工寫貌

超然不知何許人善作山水其峰巒礬頭酷似郭熙至於屋宇林石灘水口筆法孱弱與巨然殊不相類今人多以巨然超然連稱莫曉所謂

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李伯時高宗極喜其畫每

見輒品題之然氣韻筆法皆不迨龍眠

法常號牧溪喜畫龍虎猿鶴蘆鴈山水樹石人物皆隨筆點墨而成意思簡
當不費妝飾但麤惡無古法誠非雅玩
月蓬不知何許人貌古怪亦不知止宿何地畫觀音佛像羅漢天王得古人
體韻其畫不妄與人人罕有之

靜賓號白雲善作異松怪石如龍騰虎踞上寫草字寺院多收

瑩玉澗西湖淨慈寺僧師惠崇畫山水

蘿窓不知名居西湖六通寺與牧溪畫意相侔子溫字仲言號日觀作水墨
葡萄自成一家法人不能測又號知歸子

若芬字仲石婺州曹氏子爲上竺寺書記模寫雲山以寓意求者漸衆因謂

世間宜假不宜真如錢塘八月潮西湖雪後諸峯天下佛觀二三子當面蹉
過郤求道人數點殘墨何邪歸老家山古澗側流蒼壁間占勝作亭扁曰玉
澗因以爲號又建閣對夫容峯號夫容峯主嘗自題畫竹云不是老僧親寫
晚來誰報平安

仁濟字澤翁姓童氏玉澗之甥書學東坡墨竹學俞子清梅學楊補之自謂
用心四十年作花圈稍圓耳山水亦得意

圓悟閩人號枯崖能詩喜作竹石立奇洞數處皆題天王樹古人
慧舟號一山叟天台人居西湖長慶寺能詩作築竹或三二竿或百十成林
不見其重復冗雜太虛江西人作竹學鄆王楷

智叶白描佛像人物

真惠善畫花果

希白白描荷花

德止號清谷工畫嘗畫廬山尋真觀二壁朱文公題其上

宗師溥光字玄暉號雪庵俗姓李氏大同人特封昭文館大學士賜號玄悟
大師善真行草書亦善畫山水學關仝墨竹學文湖州俱成趣

頭陀溥圓字大方號如菴俗姓李氏河南人於雪菴爲法弟書學雪庵山水
墨竹俱學黃

海雲墨竹學樗軒

妙圓墨竹頗有法度

智浩號梅軒墨竹雖少蘊藉脫洒蘭略得自然趣學餘子固墨竹宗王翠谷

道隱字仲博號月澗俗姓李氏海鹽當湖人蘭石學趙子固墨竹宗王翠岩允才號雪岑受業興石佛寺墨梅竹似丁子卿

時溥字君澤號兩岩華亭人居奉賢鄉接待寺通經律作詩亦畫墨竹三稍五葉而已

智海居燕中喜畫墨竹學海雲禪師

江南人外祖善藏其集書題有山水

明雪窓畫蘭

善畫山水與全蜀皆舉文隨狀如戲

右古尊六十餘家見於王氏畫苑及夏士良圖畫寶鑑蓋皆德成而後一藝之名隨之非損本而務末也唐之翛然禪月宋之寂音妙喜元之希白□□海雲皆僧林巨擘意其遊戲繪事令人心目清涼蓋無適而非說法也書之以彙題曰畫禪

湛園題跋

慈谿姜宸英西溟著

題樂毅論

梁武帝答陶真白書逸少跡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蠹健恐非真跡陶上書云樂毅論愚心甚疑非真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余觀逸少黃庭曹娥像贊諸帖知樂毅論洵爲蠹健不同然自唐人相傳爲法書第一蓋唐時去梁已遠王之真蹟益微而唐人書法氣象多而神明少宜此帖之見重於世也此本與余所藏宋搨寶晉齋刻相爭在毫釐之間亦世所罕覩者張子漢瞻別去兩年其臨池增妙今相見吳門出此令題余謂張子寶愛此書正恐其作書便落唐以後氣格耳

跋祝枝山書

今日觀陸子其清家藏法書最多宋搨黃庭經十七帖及宋仲溫真書孫過亭書譜其尤佳者祝枝山自寫所作詩長幅文徵仲評其規模襄陽而其書法原出於王氏父子可謂曲盡枝山之蘊然祝書尤深入大令閻域惜僞書紛出非具眼不能辨也張鳳翼後跋謂徵仲以東方朔學叔敖衣冠爲一時下筆之誤然張云枝山爲徐武功宅相故其書似之猶張敞之類馬遷張當是楊字之誤卽楊敞亦未是司馬外孫乃敞子惲耳一事兩誤可謂彼此更相笑也

題祝京兆千字文

章草書前朝惟宋仲溫得張索遺意而過於放軼枝山繼之體兼衆家故爲

明書家第一昨研谿庶常過余寓齋出觀余所藏離騷經墨蹟研溪歎絕因以千文此本見假余手臨一過頗識其用筆之妙但此帖不用章草位置停勻規矩謹飭殆是此公杜德機時也枝山又有一千文純用藏真法大小錯綜行間天機亦自盎溢只是摹本摹手又不工不及此真跡遠甚乙亥春三

月記

臨宋僧書題後

此宋僧唐開元時人與李璆齊聲李師王宋師鍾李書今不傳而宋真跡惟閣帖存此二十一行閣帖置古法帖中列於衛夫人之前則尙未知其爲人也然其書自有六朝間風味

臨樂毅論題後

近始悟運筆之妙全在心空學中鋒三十年都無一筆是處早間臨此似有
轉機然塵務關心往往墮落舊塹東晉諸賢書法超絕古今者皆由其神明
獨妙

董臨澄清堂帖跋

華亭書派輕薄摹仿頓失古意惟此卷筆筆藏鋒妙於用拙始見文敏真本
領然不得澄清祖帖亦不能酣適如此昔人論學書者必得古人真蹟一二
段臨摹方能入妙端有此理今人眼界淺狹書格所以日下也聞張子漢瞻
爲人乞文以潤筆得之余傭書至老墨剝穎禿無從購此一字以此知文章
聲價去君遠矣

跋遺教經

陶貞白與梁武帝論逸少書備矣獨不及遺教經何耶黃山谷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癡凍蠅言其拘窘無逸韻也余考唐僧徒最善集書於逸少尤多遺教經是集樂毅像讚黃庭洛神孝女誓墓諸帖而成者逐字玩之自見字體雖少拘窘然自是右軍家法勝道德經多矣

臨帖後書

寒威稍霽紙窗西照執筆欣然得閣帖僅臨晉魏間書數種愛其遒秀發於淳古也不及鍾傅二王者亦猶唐人選詩之不錄杜工部也時乙亥十二月初五日書成筆頭作凍雪然有聲

智人謝莊諸人書

謝希逸庾肩吾書張懷瓘諸家品書亦不及然其書實超軼可入能品

謝萬石亦在能書之列朗字長度萬兄據之長子小字胡兒與姪疏自稱父
晉人猶有此風晉朝議欲以謝元爲荊州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云云亦
猶漢疏廣受之相稱也對子姪自稱其名則古所未有閣帖王厥與三女稱
厥疏晉人通脫固所不嫌耶

題李君冊子

篆法貴古不貴巧漢印白文皆鑄成者但記爵名而已無爲字者其篆體亦
方正無多轉折至唐用朱文刀刻始有字及道號而印璽之法從此日趨於
巧矣然自唐及明隆萬以前書翰家亦不用印章用者只是銅牙章及黃楊
木故講此者頗少今地不愛寶文石四出好奇之士鑄鑿爭工各以其意相
配換無復知有方正體者且專講刀法而漢鑄之體幾亡今李君製譜力追

古法不欲多出新意當波靡之會而好尙顧如此是余之所重也

題鄭谷口摹古碑

真出於隸鍾太傅真書妙絕古今以其全體分隸右軍父子摹仿元常所以楷法尤妙欲學鍾王之楷而不解分隸是謂失其原本漢建平元和間碑版乃鍾王所出學者顧求之開元以還是并不知鍾王發源處俱未得爲書家正宗余晚好此書恨年事無及又未見谷口問之其門人云先生自悔從曹碑入手暮年規撫夏承始盡其奇妙今觀此題曹碑云甲於漢刻知或言未信谷口晚書奇變殆是游刃之餘未有舍規矩而能成巧者也

題戲魚堂像贊

寶晉齋初刻像贊最爲神妙中缺九十餘字停雲館摹本雖少生趣風格尙

可想見余家藏寶晉乃是曹之格重刻者結體豐勻亦無缺字然頓乏生致不足重也前年北上時收拾得舊藏戲魚堂殘本四冊吳門遇故人司寇徐公云當爲余命善手重裝今不知竟落何處今日友人查浦以此本見示快所未覩殆是寶晉初本之亞也雖石刻多剝意正似微雲之點月愈覺妍好

題黃庭蘭亭宋搨

壬申歲獲見於朱竹垞之六峯閣因題年月其後此帖乃是定武之最有風神者紙隔麻首尾無損竹垞云多方購之始得今遂落查浦手其計更過於蕭翼也丙子三月京師再題

錄新書詩後

王君樹百以便面屬書適新詩成遂細行書其上十指幾爲斂裂不知當暑

搖之定能作冰氣來襲人否時乙亥十一月廿七日也

題玉峯相國徐公感蝗賦卷

蝗之言王陸農師曰其首腹背皆有王字然則羣飛食苗聲燄蔽天者以其

有所挾而然也公所見入境薨薨徧於郡縣安知其胸腹背間不隱隱有文

若王如得所挾者乎賦中有云念吾后之深仁亶民依之是恤畢竟此輩戢

影年書大有深仁之效應若枹鼓者惜不令公見之如公者所謂進亦憂退

亦憂者也不獨曰欵言春蟲一舞卷不覺歸元公承御江都丙子三月二

題述歸賦卷

行芳志潔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公與靈均固可千載相質其文瀾千迴萬折

斷續掩抑間自諧宮徵騷人以降惟長門羽獵差爲近之歷乎晉魏寥寥絕

響矣公書法雖派本率更實由心運此與後賦兩紙隨手塗乙無一筆率爾
祭姪文爭坐位之伯仲也正不知天問呵壁時亦有此淋漓翰墨否竊以屈
子處亂事暗其悲憤固宜公遭際明盛而亦有坎坷之歎此撫今感昔念不
忘君益有不能已於言者也每一展卷不覺涕淚之承睫云時丙子三月二
十日敬跋於京師椿樹邸中

晉王臨王書洛神賦題後

有以羣玉堂帖見示者中有此賦較寶晉帖差完且神采更生動逐字摹之
覺神似形拘然形似亦在運筆間消息今書家誰當解此能知吾合處方能
指點吾病處

書宋揚宣示帖褚臨樂毅論後

乙丑年在都以者河可右村氏力得此數夜不二帖後爲吳役者三章瓦云
不得已捐此帖購還之出門時以樂毅破邪付長孫嘉樹聞又入偷兒手矣
是余并三帖失之也此本宋搨褚書人間絕少各帖無所之施褚作無施之
所足備收藏攷証一時換去余計固失而徵君復以貽聲伯年兄亦未爲得
也聲伯欲守此帖當以余二人爲戒余南人此皆忠誠事不論學吳人之好

臨王帖題後

古人行書有真行有行草此所書官奴帖與蘭亭敍皆真行也通體真書少
作牽曳而已兩冷膺齋二帖行草也真書中間以草字雖則是草不可縱筆
故晉魏人多用章草入行後來率意作書古法遂不可復見

題郎太守畫像

君謂考功我來必告詎意三年一面未卜有木千章有琴一張有亭有池置
君中央蹟邁龔黃心希岱阮澹爾太虛空林偃蹇我展君畫君得我文何用
識面目擊道存

君與唐東江相對居謂唐余過必相聞也余詣唐唐輒忘之而余亦疎嬾未及修謁因題此聊述其雅意以志相思

題徐武功書後

武功倜儻崎人故其書亦多奇氣然余浙人也於忠肅事不能學吳人以私
恕之於此帖亦不欲多觀亦如李衛公之惡白香山詩以爲見則必好也

臨像贊書後
末云永和十二年五月
十三日書與王敬仁

敬仁王脩字濛之子官著作郎此太原人與瑯琊異派故書姓王導雅愛鍾
書亂後猶衣帶中盛宣示帖過江後以與右軍敬仁從右軍借看深好之沒

時年二十四其母卽取宣示帖殉葬修書隸行入妙

跋樂毅論黃庭經臨本

陶貞白啟梁武帝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樂毅像贊洛神不審此種猶有存否時武帝與陶皆疑樂毅微蟲健非真不重也至唐褚登善錄右軍正書以樂毅第一黃庭第二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平一少育宮中所見真蹟楷書二十餘卷別有小函可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唐人珍重樂毅爲第一代令能書者臨摹黃庭不能並也及神龍時歸之太平公主太平敗爲老嫗竊取縣令追急付之竈火而樂毅亡矣樂毅論既亡開元五年大王正書三卷遂題黃庭爲第一畫贊第一告誓第三及潼關失守之後訪黃庭真跡不得或云張通儒將出幽州不知其處而黃庭又亡

矣眞蹟永絕得見此妙手臨摹令人悲喜不置

記淳化帖

世綵堂翻本淳化絳帖俱可亂眞其客廖瑩中精於模搨王用和工於刻石故也先是韓侂胄有羣玉堂帖亦其客向若水所手摹二奸亡國先後合轍其博古好事乃亦有不謀而同者使能移此以爲國用人豈不家國俱榮乎

跋羣玉堂帖

帖有十卷舊名閱古堂帖後名羣玉蓋侂胄誅後籍入秘省嘉定末年所改也以首卷皆南渡後帝書故得存耳二三四晉隋唐帖五卷後盡是宋人書全刻失傳久矣此本零星收拾僅得兩冊雖逸少書有過肥之病然刻手極精紙墨亦好又所錄李邕詩今不多見或云是中唐人詩似有理然不知北

海何故得書之

跋曹全碑

余酷愛漢隸而不能學近覓此帖連得兩本時時展對如見典型正不必手摹爲快也帖以晚出幸完好昨有惠予漢滎陽令韓仁碑者亦是元至大間始出令李天驥再立石而翰林趙閑閑記之慶韓君循吏至是始顯然其字已多磨滅矣吾安知四百年之後此碑不更磨滅如韓碑耶宜廉讓曹子之寶愛此本直欲使四百年後賞鑒家有所考據耳

題丁太翁小影

伊川先生謂影堂之制使有一毫髮不相似便與拜他入父母何異然昔人有雕木爲像而奉其親者宋承旨爲其作傳不以爲非孝也況於圖像之逼

眞者乎先君沒於途次倉卒召工寫眞未肖余在京邸歲時忌日僅書官贈
於片紙如古人設幣之狀瞻拜饋饗而已以此啣恤終天木公年兄敬事其
尊甫愛菊圖像雖遠客江湖未嘗不奉之以行也可謂永言孝思者矣今日
以示予予因之有感題曰思其所嗜采籬之菊慢如愴如江湖一幅

題毛闇齋采芝圖

漢初黃綺采芝山中於時傳經有大毛公采芝之歌灼灼其華經傳於後詩
正而葩我歌我詩復餌其芝彼何人者毛公之支邈矣高風相望異代石泉
蒼松披圖斯在

題查庶常臨各種帖贈行

京師人士往來賀遷贈別皆有詩詩貴多無少貴長無短貴律而排無古而

散得是三者則無問工拙彼此之心皆快然無憾而非是以爲不稱故余於
茂名錢明府之行多與長無有焉亦賦七律一章爲贈明府知余之拙也而
不以爲嫌者徇俗之例如是足也查庶常與明府同年至好獨不爲詩臨古
帖各體裝冊贈之今人作書與詩類不好古其目力所到至宋人止耳庶常
詩取法三唐溯源漢魏其於書也自鍾王虞褚之輩以及宋元明書家無所
不臨摹得其運轉變換之法如此冊種種風格可重也明府攜此以行嶺外
村墟山館鳥聲淒斷人煙稀絕眺望無聊之際出此展觀之必當欣然獨笑
而有會於庶常之詩也以視諸君子贈行之什雖興會各自不同然意味深
長要無踰於此者矣

草書韻圓豐潤美沃王輒承無丈贊又云巖

草書

題宋揚十七帖

草文點綴一筆而盡王平鄰其采信首文字

唐張懷瓘論草勢云草之體勢一筆而成惟王子敬明其深詣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逸少草書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又云逸少草書有女郎才無丈夫氣子敬草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纔可爲其弟子耳懷瓘以一筆成書連牽不斷爲草書之精非知書者也所謂草書者草其真也草書在乎點畫拖曳之間若斷若續而鋒稜宛然真意不失此爲至精至妙唐文皇集右軍書取其尤者爲十七帖其晉書御製義之傳贊曰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盤勢如斜而反直知此者可以得其集此帖之意矣

臨聖教序跋後

臨二王書須略得晉人幾分筆意正以蘊藉爲宗若專務險勁但論氣質使以唐人效劉義慶作世說語雖詞條豐蔚終難合也

又

唐寺塔碑文集右軍書者多矣然獨此帖盛行者以御製文故重之也不作是書殆三十年在天津與友人查浦同寓命予書之揭本下劣轉得一快以神氣不無所奪耳

書自作書後

古人倣書有臨有摹臨可自出新意故其流傳與自運無別摹必重規疊矩雖得形似已落舊本一層矣然臨者或至流蕩雜出摹者斤斤守法尙有典型余於書非敢自謂成家蓋卽摹以爲學也傳與不傳殊非意中所計

又

逸兄以此冊屬書晚唐五律隨意寫付之字不足觀數詩皆當時名句時一

展看知古人下筆不苟也

跋柳公權榮示帖

中云有赤箭多寄
三五兩以扶衰病

赤箭卽天麻苗陶宏景曰其苗爲粉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增年唐太
平公主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置毒進元宗白香山齋居詩黃耆數匙
粥赤箭一甌湯公權所須亦此類蓋是唐時風尙猶晉宋間朝賢之服石散
也

爲人臨衛夫人書帖

窗外微霰毫間凍澁勢不得騁特於體制無失耳逸少蘭亭是其最得意書
亦必於天朗氣清時得之也

題清溪老人江山臥遊圖

程芳朝
湖廣人

石田去後雲間畫派單行專以姿韻取勝矣此卷蒼茫遠勢不減相城風味
是百餘年所未有其落筆時蕭然塵外之意可想也簡可兄知寶愛此遺墨
青溪公自可不亡正不如米家阿虎規規家法也

題嚴蓀友畱別和韻詩後

以拙手用退筆書處處着礙視前人所作如蒹葭之倚玉矣光武云見卿使
人慙此書長存余慙不止也

臨右軍法帖書後

有軍爲會稽內史與藍田相失誓墓不出竟行其志可謂振古豪傑書法皆
與所臨宣示戎路諸帖相表裏其細書黃庭曹娥別是一種樂毅像贊有絕
相類處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也大令求展墓表自是父於不愧家風二

王外之能無鍾書者王仲將僧虔蕭子雲而已唐以下此種幾絕歲在乙丑爲毘陵楊鳧令兄寫此帖長安筆價奇貴以折鋒毫書此不覺意盡

題玉版十三行

右軍父子真書雖同出於鍾太傅右軍斂鋒大令拓筆觀樂毅東方諸帖與此可見賈氏刻玉板余二十年前曾見之武林乃觀橋葉氏質之王氏者是時從友人乞得一紙今此刻不知又落何家余所藏亦失去久矣再過數十年恐揚本便不易購水村之喜得而寶藏之亦見及此與

書官奴小女玉潤帖後

官奴子敬小字劉夢得酬柳子厚詩還思寫論付官奴謂子敬也註柳書者謂是逸少女名誤矣彼不知玉潤是官奴女名也逸少尙有官奴婦舊復委

頓憂之深一帖可見逸少七男一女極子孫之盛而一女疾病至於憂之憔
也引罪自責其慈祥樂易可見他日又云得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
宜其誓墓於未衰之年不能以此而易彼也

書詠懷詩後

張子寄此紙屬書詠懷詩因寓中無全本僅書文選所錄十七首是日閏三
月朔日有食之旣時北平薄子聿修宿遷徐子壇長過寓齋看書相對閣筆
嘆息者久之昨初書作意成小拘束今早書第三四頁覺少放五六以後
至景陽雜詩則神采之候娓娓不自止矣

跋黃州詩後
楊君亮令遺兩筆可作細楷余疑其未佳輒作大行草五六幅餘一枝偶試

爲眞書良善及取行草者楷書之鋒銳已脫矣此是也世不乏佳士以意侮而失之者多矣然余之所失者筆也猶珍藏其一其壞者亦拂拭而用之可盡其餘長筆之於余可無憾矣彼人之見屈於不知而終以頽廢不振者可勝道耶况又有旣知而故抑之者彼其何能以無憾於心耶余於此有感

書冊頁後

友人曹子廉讓復攜此來曰願書滿冊兩日適無事隨意塗抹不覺紙盡然不知何所用鴻爪雪泥寧與世人計多少哉

梁武帝書評跋

此從漢末至梁三十四人乃以兩本彙而錄之一云二十八人今得三十有二袁昂古今評普通四年所上大率相類蓋武帝用其語斟酌成此耳然中

有張融書如辯事對揚獨語不因行必會理蕭子雲孤松一枝下有壯士彎
弓雄人猶虎心胸猛浪鋒刀難當顏倩書如貧家奠果無效可受少乏珍羞
王彬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蕭特書雖有家風風流勢薄猶如大小王安
得相似也郗惲書縱橫廓落大意不凡而得體未備郗愔書得意甚熟而最
妙時雖疎散風氣不無雅舊庾肩吾書畏懼收斂少得自充共八人評論而
此書不見豈以其辭未雅馴而削之耶抑是後來附會原書固未嘗有耶中
於孔琳蕭子雲諸人書俱不下貶語獨深文於大令比擬不倫豈爲公論袁
昂書評有云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熊熊獻之冠世此語爲得其實云

題帖

此隋僧智果書字非一體當是積日所成玩其行楷亦精研於鍾傳者而李

嗣真書評比之委巷之質豈其然乎

題絳帖

絳帖在南宋諸本雜出已不可辨單炳文曹士晃所論至爲詳密然較之此本其卷數皆非舊識字畫波磔更無論矣舊有二十卷而此只十二卷終卷是孫過庭諸人恐唐人書亦未必更有八卷則此爲全本無疑當亦如寶晉齋之有米曹二本多少並行也司農孔君新得此出以見示其紙墨黝古今時亦不易遇洵足珍也

王通自跋臨米趙書華嚴論題藏於宋鳳凰堂號大王安

徐子道積曰君規摹魏晉人書偶一爲此終不脫向來本色答曰惟有向來本色所以貌得宋元人書譬如今詩家目不識古詩十九首蘇李贈答爲何

物而哆哆蘇陸到底是兩家門外客也

題洛神賦後

或傳子建得甄后玉鏤金帶枕感嘆不已還濟洛水忽若有見遂爲此賦初名感甄後因明帝見之改名洛神愚意不然子桓兄弟猜忌必無與枕之事卽與而子建敢斥名賦之乎果爾則無以異於桑濮之淫辭王逸少父子晉代名流決不輕書也蓋子建師法屈宋此直摹宋玉神女賦耳逸少今所傳有二本子敬喜書洛神多至數十本亦愛其辭之麗而有體也余固戒爲綺語者因某之請遂書此與之聊亦自附於昔賢之風致云

題黃庭經
本矣其舊衣誠達夫國云五爭歸書本軍亟書五卷後此張黃庭經或云是右軍換鵝書或云換鵝者是道德經非黃庭也自陶宏景始

以此書與樂毅論並稱爲右軍有名筆蹟後入唐宮中武平一所見是扇書
恐別是後來臨本矣其書亦旋散失開元五年覩得右軍正書二卷第一是
黃庭後函關失守內庫法書復散落人間事平遣使搜訪獨未得黃庭真蹟
相傳爲張通儒將向幽州莫知去處據此則黃庭自唐中葉散失已久後人
摹刻者不知竟是何本余所見宋搨非一此白下蔡崗南兄所寶藏其彩色
鮮好余展卷嘆賞留置案頭臨撫再過不識與真蹟相去幾許若撫刻則近
來收藏家殆未有過之者也崗南屬余以數言題後并記其始末如此

題十三行

此武林綠石本世推爲十三行第一然筆法方整頗類趙松雪豈卽其摹刻
耶昨楊子楚萍出余所鈎唐臨墨跡共觀之不覺咨嗟嘆絕惜楚萍猶未見

其真本古人手蹟日就零落雖刻本之善者將不多得則楚萍之寶愛此本未爲過也戊寅八月六日記

題畫平林遠岫

毫尖圓勁墨汁薰蒸盤礴之妙宛然寫生空林蕭條茅屋靜整定知有人門迹雙屏人不可見名不可聞悠悠遠山往來白雲如此逸蹟誰爲寶者邈彼朱門何殊林下

題孔琳之書後

孔琳之字彥林草行師於小王時稱楊眞孔草王僧虔曰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規矩閣帖僅得此數行人少習者以其語非吉祥然染制彼此弔答中言感思乖錯者州望須刻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其重如此故

武帝嘗與儒臣講喪禮而子弟亦家習之有以善講喪禮得舉者大抵六朝
風氣似此後世忌諱繁多而人情益通脫反以晉宋人爲放誕何也戊寅九
月廿三清晨臨帖隨筆記之

題聖教序

唐世右軍遺蹟猶多空門碑版尤喜集其字如盧藏用建福寺三門碑胡需
然大智禪師碑越王貞大興國寺舍利塔碑僧行叙懷素律師碑皆右軍書
而爲之者非獨懷仁一人也世傳懷仁居恒福寺模集右軍稱精熟其徒胡
英效之一時集王書勒石蓋僧徒欲借此以久其師傳耳董文敏據舍利塔
碑謂集爲習乃好奇之過不知舍利亦集王書殆是以習通集耳不然今聖
教碑與逸少諸帖並行豈懷仁之遂足以方駕右軍耶

十七帖今往絲布單衣示致意

宇文周武帝詔庶人以上惟聽衣紬綿紬絲布圓綾紗絹絳葛布九種注絲布以絲裨布縷織之今謂之兼絲布也觀右軍帖則知絲布之稱晉時已然矣音樂府有云絲布澁難縫唐制凡賜雜綵十段則中用絲布三疋

跋自書蘭亭叙

定武本爲歐書比之褚登善所臨特爲端楷近惟東陽何氏所藏石刻爲得其真然搨久漫漶余特以意摹之大抵去古愈遠則失真益甚古人作書俱有口訣面授今既不可得矣但審知用筆之法臨書時自於手腕間消息庶乎古人不遠耳

跋張即之書楞嚴經

張卽之號樗寮書法歐陽率更加之險峭遂自成家今停雲館收刻只數行
余家有其所寫楞嚴經全卷遭亂播遷僅存此廿二葉停雲所刻有云慈溪
有王昇者出入吾家二十餘年吾邑多張書其皆王君所得乎世傳其爲水
精書能禳火故藏書家多寶之

題困學書李潮八分歌

余家藏伯幾草書蘭亭及李潮八分歌蘭亭帖戊午攜至京師客久困乏爲
有力者購去獨此帖居家復徽爛去半截偶於行笥檢得輒割裂其行數命
工裝之雖斷文訛缺若遇中郎猶足爲柯亭之賞也

書石林詩話

古人語不可輕駁葉石林云劉子儀楊大年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

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
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坏事無兩出或
可略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
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
也其語甚辯然余按漢書高祖本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
尺劍也下韓國安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
加耳此語及注甚明是歇後語班固已然而石林止憑史記從夢中彈駁古
人不慮子瞻魯直胡盧地下耶即石林論詩亦未當其賞王荆公晚年詩律
精嚴不見有牽率排比處而所舉王詩含風鴨綠鱗鱗細弄日鵝黃裊裊垂
鴨綠指水鵝黃指柳題見水柳字可耳不然鴨綠鵝黃竟是何物反不如三

尺一抔之猶自然也且鵝黃古人亦以比酒與三尺律三尺喙又何異云提三尺自是劍不聞三尺喙三尺律可提也若捐三尺則未妥

書劉禹錫淮陰行五首後

無奈脫菜時清淮春浪軟脫菜魯直疑其不可解周益公二老堂詩話謂嘗見古本作挑菜按五首本集止四首末篇爲紇艸曲詞脫菜本集作晚來尤明其韻皆無聲采此其高麗木母曰黃庭節東壁云東天不破古因三題三好圖

查林先生以此圖屬題余展卷諦視宛然真面目也適禹鴻臚來謂曰此公之貌所以神似者以有三好可尋耳吾胸中一念不起於物一無所着君何從而物色之哉禹曰杜詩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評者謂太白風神千

古如見是杜之善於爲李寫照也今清風明月何處無之余何爲無以畫二耶相與一笑而別遂記其語於後

古如見是杜之善於爲李寫照也今清風明月何處無之余何爲無以得子耶相與一笑而別遂記其語於後

題摹古印譜

自秦相變古法作蒼頡篇爰歷博學同時並著於是八體有摹印其法屈曲
縝密皆仿秦璽文爲之而頡籀古文遂廢魯壁所藏汲冢所出雖沈深博古
之士至不能識其大全况後之學者去古益遠欲其分別文字以不失作者
源流胡可得也摹印僅八書一體然自分隸盛行之後篆書賴此得存使其
由斯篆以上溯頡籀遺法安在古文不可復興於今日哉余最愛近時程山
人穆倩所作而時輩競譁之以爲詭怪不經穆倩已矣百世而後當必有識
子雲者今觀劉生稽古堂印略猶能得其彷彿於方幅之上蟲文鳥跡絡繹

雲布余雖淺學不能驟辨其於古真似何如然可謂有志者矣人題項霜田小影
僦居湫隘庭前春盡不見寸草一枝之蔭比於瓊樹蓋都下寓居皆如此不
獨余也聞之老居京師者云五十年前公卿邸第門宇靚飭雜樹疎映街衢
闌闢槐柳俱成行列士大夫公餘散步間入肆中繙閱圖史摩挲古敦彝
器翛然而返不碍車馬余因此想見唐人落葉滿長安之句今日項子霜田
手攜此圖相示老樹突兀在吾眼前旣是快所未得又著此蕭疏閒遠不受
一點塵埃人物觀其挾策趺坐意不在書使人之意也消時金行初屆殘暑
猶灼與客同觀如有涼風拂拂從卷中出矣

跋家藏唐石蘭亭敍

此石背面刻蘭亭敍二種前一面較低一字明嘉靖間吳門黃君者工畫人物偶得此知是唐摹石因贊爲北宋人清明上河圖并揚如舊本獻之一貴人其人以遺分宜相後潢匠索賂不得發其事貴人以此見忤而黃亦坐是窮死其子名景星字平泉跋而知書亦善繪事與余家有連攜此石至慈老焉此石向藏余第三叔祖家叔祖沒後余尋得之春秋間石廣二尺長尺二寸厚一寸許質光潤可鑒字體多類聖教序蓋唐僧懷仁所集本也近見武塘錢孝廉旃摹帖其叔相國跋云得善本於京師前有趙文敏蕭翼辨才圖遂模刻之余諦觀正與此前一面低一字本同所謂善本者此也而神氣去之遠矣自後在京師又得高麗揆文庫收藏本中有宣和御璽則文敏圖在焉玩其紙墨良是宋搨與背刻本又毫髮無異只高麗本盛字上成字鈎微

起而此逕帶下放字彼楷此行靜字右脚低於左青而此微縮爲不同及視
石則三字已損卽用前完本嵌補紙上補痕猶隱隱可見然後知此石之流
傳真千餘年物也吾子孫當善藏之勿令俗工妄揚損其真氣康熙己巳年
九月朔書於京師之停舟書屋

題告誓文

嘉話錄云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摹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永
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月辛亥而書亦是真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寧縣瓦
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瓦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主八年縣丞李延業求
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後借之岐王十年王家失火此書
亦見焚按今法帖所刻皆其年月豈後人因夢得言而增入耶然其摹法頗

古

樂毅論始末

陳僧智永云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摹出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以賜始興王王乍收禁中卽以見示吾嘗聞其妙今覩其真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沒又屬餘杭公主陳世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既定永處處追尋累載方得陶貞白云大雅吟樂毅論大師箴等筆力妍媚紙墨精新言得之矣智永記如此按梁武帝云樂毅論微龐健恐非真跡宏景答啟愚心甚疑是摹不輕言令旨以爲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則妍媚之評恐未然也此帖入唐太宗與蘭亭同所賞玩高宗敕馮懷素諸葛真榻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外間方有則天時武平一少育宮中見真字楷書每函

可有二十餘卷別有小函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論告誓黃庭經至
神龍中太平公主取小函以歸平一任郴州日與太平子薛崇允堂兄子崇
允連官說太平之敗崇允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託其叔駙馬撤賂岐王以
求免罪此書遂歸邸第徐浩古跡記又云太平公主愛樂毅論以織成錦袋
盛置於箱及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令尋追驚懼奔趨投之竈下
香聞數里蘭亭自昭陵發掘後真本流落人間至宋南渡前猶有得之以獻
者而樂毅亡矣然徐浩云潼關失守後有趙城倉督自云有好書欲請贖罪
史惟則索看遂取扇書告誓并二王真跡四卷上之韋述開元記又云蕭令
尋奏上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真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則扇
書者一云告誓一云宣示其說已不同而平一云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則豈

數書流傳者皆扇乎備存之以俟臨池者

書題筆記是題畫三字如今其有此題非實錄本題
不甚奇偶其筆氣雄爽本朝文苑才子也題詩人音譯
筆墨時無所遺其稿武昌人也題詩四十首遺我如遺孤
而詩竟不遺我如遺孤如遺孤也其題詩本題詩者

湛園題跋終

文章無大小惟有才有筆雖瑣言剩語不經意出之具有遙情遠旨非選事
而後言宿構而後書者所能及也湛園姜太史博雅嗜古以書法名當代殘
碑遺搨悉能溯其源流品其甲乙所存題跋數十條適留故簏爲發而梓之
不特考訂精覈足資證據亦時有弦外之意虛響之音覽者當自得之不徒
作煙雲過眼觀也時乾隆三年戊午九月旣望北平黃叔琳跋

板橋題畫

興化鄭爗克柔甫著

竹

余家有茅屋二間南面種竹夏日新篁初放綠陰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涼適也秋冬之際取圍屏骨子斷去兩頭橫安以爲窗櫺用勻薄潔白之紙糊之風和日煖凍蠅觸窗紙上作小鼓聲於時一片竹影零亂豈非天然圖畫乎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於紅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一節復一節千枝攢萬葉我自不開花免撩蜂與蝶

昨自西湖爛醉歸沿山密篠亂牽衣搖舟已下金沙港回首清風在翠微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氣皆浮動千疎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並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

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獨畫云乎哉

文與可畫竹胸有成竹鄭板橋畫竹胸無成竹濃淡疏密短長肥瘦隨手寫去自爾成局其神理具足也藐茲後學何敢妄擬前賢然有成竹無成竹其實只是一個道理

文與可墨竹詩云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梅道人云我亦有亭深竹裏也思歸去聽秋聲皆詩意清絕不獨以畫傳也不獨以畫傳而畫益傳變既不能詩又不能畫然亦勉題數語雷停雨止斜陽出一片新篁旋剪裁影落碧紗窗子上便拈毫素寫將來言盡意窮有慚前哲

與可畫竹魯直不畫竹然觀其書法罔非竹也瘦而腴秀而拔欹側而有準

繩折轉而多斷續吾師乎吾師乎其吾竹之清癯雅脫乎書法有行款竹更要行款書法有濃淡竹更要濃淡書法有疎密竹更要疎密此幅奉贈常君西北西北善畫不畫而以畫之關紐透入於書變又以書之關紐透入於畫吾兩人當相視而笑也與可山谷亦當首肯

徐文長先生畫雪竹純以瘦筆破筆燥筆斷筆爲之絕不類竹然後以淡墨水鉤染而出枝間葉土罔非雪積竹之全體在隱躍間矣今人畫濃枝大葉略無破闕處再加渲染則雪與竹兩不相入成何畫法此亦小小匠心尙不肯刻苦安望其窮微索渺乎問其故則曰吾輩寫意原不拘拘於此殊不知寫意二字誤多少事欺人滿自己再不求進皆坐此病必極工而後能寫意非不工而遂能寫意也

石濤畫竹好野戰略無紀律而紀律自在其中變爲江君穎長作此大幅極力彷之橫塗豎抹要自筆筆在法中未能一筆踰於法外甚矣石公之不及也功夫氣候潛差一點不得魯男子云唯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將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余於石公亦云

爲無方上人寫竹

春雷一夜打新篁解籜抽梢萬尺長最愛白方窗紙破亂穿青影照禪牀
一枝竹十五片葉呈七太守

敢云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努力作秋聲瑤窗弄風雨

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大中丞括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予告歸里畫竹別濰縣紳士民

烏紗擲去不爲官
囊橐蕭蕭兩袖寒
寫取一枝清瘦竹
秋風江上作漁竿

筍竹

江南鮮筍趁鯽魚
爛煮春風三月初
分付厨人休斫盡
清光留此照攤書

筍菜沿江二月新
家家廚爨剥春筠
此身願劈千絲篾
織就湘簾護美人

初返揚州畫竹第一幅

二十年前載酒餅
春風倚醉竹西亭
而今再種揚州竹
依舊淮南一片青

爲馬秋玉畫扇

縮寫修篁小扇中
一般落落有清風
牆東便是行菴竹
長向君家學化工

時余客枝上村隔壁卽馬氏行菴也

小院茅堂近郭門
科頭竟日擁山尊
夜來葉上蕭蕭雨
窗外新栽竹數根
燮常以此題畫而非我詩也吾師陸種園先生好寫此詩而亦非先生之作
也想前賢有此未考厥姓名耳特注明於此以爲吾曹攘善之戒

余畫大幅竹好畫水水與竹性相近也少陵云嬾性從來水竹居又曰映竹
水穿沙此非明證乎渭川千畝淇泉菉竹西北且然况瀟湘雲夢之間洞庭
青草之外何在非水何在非竹也余少時讀書眞州之毛家橋日在竹中閒
步潮去則涇泥軟沙潮來則溶溶漾漾水淺沙明綠蔭澄鮮可愛時有鱠魚
數十頭自池中溢出游戲於竹根短草之間與余樂也未賦一詩心常養養
今乃補之曰風晴日午千林竹野水穿林入林腹絕無波浪自生紋時有輕
簷戲相逐日影天光慙一開青枝碧葉還遮老夫愛此飲一掬心肺寒僵

變成綠展紙揮毫爲鉅幅十丈長牋三斗墨日短夜長繼以燭夜半加閒風

弄竹聲水聲秋蕭蕭

近林廬世復懶耕益益不敢留與半臥館父云山中蘭

爲黃陵廟女道士畫竹

東坡氏映神本谷本封顧以繕曰蘭荪本是

湘娥夜抱湘雲哭杜宇鷗鴟淚相逐叢篁密篠遍抽新碎剪春愁滿江綠赤

龍賣盡瀟湘水衡山夜燒連天紫洞庭湖渴莽塵沙惟有竹枝乾不死竹梢

露滴蒼梧君竹節盤秋墳巫娥亂入襄王夢不值一錢爲賤雲

半失蘭全學非不贊全亦不念全此藉日十分舉才要誠三谷育

屈宋文章草木高千秋蘭譜壓風騷如何爛賤從人賣十字街頭論擔挑此
是幽貞一種花不求聞達只烟霞采樵或恐通來徑更寫高山一片遮僧白
丁畫蘭渾化無痕跡萬里雲南遠莫能致付之想夢而已聞其作畫不令人

見畫畢微乾用水噴噀其細如霧筆墨之痕因茲化去彼恐貽譏故閉戶自爲不知吾正以此服其妙才妙想也口之噀水與筆之蘸水何異亦何非水墨之妙乎石濤和尚客吾揚州數十年見其蘭幅極多亦極妙學一半撇一半未嘗全學非不欲全實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詩曰十分學七要拋三各有靈苗各自探當面石濤還不學何能萬里學雲南

余種蘭數十盆三春告莫皆有憔悴思歸之色因移植於太湖石黃石之間山之陰石之縫旣已避日又就燥對吾堂亦不惡也來年忽發箭數十挺然直上香味堅厚而遠又一年更茂乃知物亦各有本性贈以詩曰蘭花本是山中草還向山中種此花塵世紛紛植盆盎不如留與伴烟霞又云山中蘭草亂如蓬葉暖花酣氣候濃出谷送香非不遠那能送到俗塵中此假山耳

尙如此况眞山乎余畫此幅花皆出葉上極肥而勁蓋山中之蘭非盆中之蘭也

畫蘭寄呈紫瓊崖道人

山中覓覓復尋尋覓得紅心與素心欲寄一枝嗟遠道露寒香冷到如今

破盆蘭花

春雨春風洗妙顏一辭瓊島到人間而今究竟無知己打破烏盆更入山

半盆蘭蕙

盆是半藏花是半含不求發洩不畏凋殘

半開未開之蘭

山上蘭花向曉開山腰乳箭尙含胎畫工刻意教停蓄何苦東風作好媒

益蘭

春蘭未了夏蘭開萬事催人莫要歎閱盡榮枯是益盎幾回拔去幾回栽畫
益蘭送范縣楊典史謝病歸杭州題曰蘭花不合到山東誰識幽芳動遠空
畫個益兒載回去栽他南北兩高峯後被好事者攫去楊甚慍之又十餘年
余過杭而楊公已下世久矣其子孫述故乞更畫一幅補之旣題前作又繫
一詩曰相思無計託花魂飄入西湖叩墓門爲道老夫重展筆依然蘭子又
蘭孫

折枝蘭

多畫春風不值錢一枝青玉半枝妍山中旭日林中鳥銜出相思三月天

嶠壁蘭

峭壁一千尺蘭花在空碧下有采樵人伸手折不得

畫盆蘭送大中丞孫丈予告歸鄉諱勸字子未號峨山

宿草栽培數十年根深葉老倍鮮妍而今歸到山中去滿眼名葩是後賢此
雍正三年事也後十三年過德州公年八十二一子孫曾林立并見元孫
復出是圖索題又書二十八字載得益蘭返故鄉天家雨露鬱蒼蒼今朝滿
把蘭芽茁又喜山中氣候長

畫盆蘭勸無方上人南歸

萬里關河異暑寒紛紛灌漑反擢殘不如歸去匡廬阜分付諸花莫出山

爲悟松上人畫荆棘蘭花

不容荆棘不成蘭外道天魔冷眼看門徑有芳還有穢始知佛法浩漫漫

折枝蘭

曉風含露不曾乾誰挿晶餅一箭蘭好似楊妃新浴罷薄羅裙繫怯君看

叢蘭棘刺圖

東坡畫蘭長帶荆棘見君子能容小人也吾謂荆棘不當盡以小人目之如國之爪牙王之虎臣自不可廢蘭在深山已無塵囂之擾而鼠將食之鹿將齧之豕將觸之熊虎豺麝兔狐之屬將囁之又有樵人將拔之割之若得棘刺爲之護撻其害斯遠矣秦築長城秦之棘籬也漢有韓彭英漢之棘衛也三人旣誅漢高過沛遂有安得猛士四方之慨然則蒺藜鐵荳角鹿角棘刺之設安可少哉予畫此幅山上山下皆蘭棘相參而蘭得十之六棘亦居十之四畫而歎蓋不勝幽并十六州之痛南北宋之悲耳以無棘刺故也

爲婁真人畫蘭

銀鴨金猊暖碧紗瑤臺硯墨帶烟霞一揮滿幅蘭芽茁當得君家頃刻花

石

米元章論石曰瘦曰縹曰漏曰透可謂盡石之妙矣東坡又曰石文而醜一
醜字則石之千態萬狀皆從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爲好而不知陋劣之中
有至好也東坡胸次其造化之爐冶乎變畫此石醜石也醜而雄醜而秀弟
子朱青雷索予畫不得即以是寄之青雷袖中倘有元章之石當棄弗顧矣
何以謂之文章謂其炳炳燿燿皆成文也謂其規矩尺度皆成章也不文不
章雖句句是題直是一段說話何以取勝畫石亦然有橫塊有豎塊有方塊
有圓塊有欹斜側塊何以入人之目畢竟有皴法以見層次有空白以見平

整空白之外又皴然後大包小小包大構成全局尤在用筆用墨用水之妙所謂一塊元氣結而石成矣眉山李鐵君先生文章妙天下余未有以學之寫二石奉寄一細皴一亂皴不知鬢鬚公文之似否眉山古道不肯作甘言媚世當必有以教我也

今日畫石三幅寄膠州高鳳翰西園氏一幅寄燕京圖清格牧山氏一幅寄江南李鱣復堂氏三人者予石友也昔人謂石可轉而心不可轉試問畫中之石尙可轉乎千里寄畫吾之心與石俱往矣是日在朝城縣圖畢尙有餘墨遂塗於縣壁作臥石一塊朝城訟簡刑輕有臥而理之之妙故寫此以示意三君子聞之亦知吾爲吏之樂不苦也

昔人畫柱石圖皆居中正面竊獨以爲不然國之柱石如公孤保傅雖位極

人臣無居正當陽之理今時作爲偏側之勢且繫以詩曰一卷林石欲擎天
體自尊崇勢自偏却似武鄉侯氣象側身謹慎幾多年老骨蒼寒起厚坤巍然直擬泰山尊千秋縱有秦皇帝不敢鞭他下海門頑

然一塊石臥此苔階碧雨露亦不知霜雪亦不識園林幾盛衰花樹幾更易

但問石先生先生俱記得

介於石臭如蘭堅多節皆易之理也君子以之

復堂李鱣老畫師也爲蔣南沙高鐵嶺弟子花卉翎羽蟲魚皆絕妙尤工蘭竹然燙畫蘭竹絕不與之同道復堂喜曰是能自立門戶者今年七十蘭竹益進惜復堂不再不復有商量畫事之人也

斬秋田索畫

終日作字作畫不得休息便要罵人三日不動筆又想一幅紙來以舒其沈
悶之氣此亦吾曹之賤相也今日晨起無事掃地焚香烹茶洗硯而故人之
紙忽至欣然命筆作數箭蘭數竿竹數塊石頗有灑然清脫之趣其得時得
筆之候乎索我畫偏不畫不索我畫偏要畫極是不可解處然解人於此但
笑而聽之三間茅屋十里春風窗裏幽蘭窗外修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
之人不知也懵懵懂懂沒沒墨墨絕不知樂在何處惟勞苦貧病之人忽得
十日五日之暇閉柴扉掃竹徑對芳蘭啜苦茗時有微風細雨潤澤于疎籬
仄徑之間俗客不來良朋輒至亦適適然自驚爲此日之難得也凡吾畫蘭
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石濤善畫蓋有萬種蘭竹其餘事也板橋專畫蘭竹五十餘年不畫他物彼務博我務專安見專之不如博乎石濤畫法千變萬化離奇蒼古而又能細秀妥貼比之八大山人殆有過之無不及處然八大名滿天下石濤名不出吾揚州何哉八大純用減筆而石濤微葺耳且八大無二名人易記識石濤弘濟又曰清湘道人又曰苦瓜和尚又曰大滌子又曰瞎尊者別號太多翻成攬亂八大只是八大板橋亦只是板橋吾不能從石公矣鄭所南陳古白兩先生善畫蘭竹燮未嘗學之徐文長高且園兩先生不甚畫蘭竹而燮時時學之弗輶蓋師其意不在迹象間也文長且園才橫而筆豪而燮亦有倨傲不馴之氣所以不謀而合彼陳鄭二公仙肌仙骨藐姑冰雪燦何足以學之哉昔人學草書入神或觀蛇鬪或觀夏雲得個入處或觀公主與擔夫爭

道或觀公孫大娘舞西河劒器夫豈取草書成格而規規倣法者精神專一
奮苦數十年神將相之鬼將告之人將啟之物將發之不奮苦而求速效只
落得少日浮誇老來窘隘而已

題蘭竹石調寄一剪梅

幾枝修竹幾枝蘭不畏春殘不怕秋寒飄飄遠在碧雲端雲裏湘山夢裏巫
山 畫工老興未全刪筆也清閒墨也爛斑借君莫作畫圖看文裏機關字
裏機關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三日予作一桌會八人同席各攜百錢以爲永日歡座
中三老人五少年白門程綿莊七閩黃瘦瓢與燮爲三老人丹徒李御蘿村
王文治夢樓燕京於文濬石鄉全椒金北燕棕亭杭州張賓鶴仲謀爲五少

年午後濟南朱文震青雷又至遂爲九人會因畫九畹蘭花以紀其盛詩曰
天上文星與酒星一時歡聚竹西亭何勞芍藥誇金帶自是千秋九畹青座
上以綿莊爲最長故奉上程先生攜去

韜光菴爲松岳上人作畫

天陰作圖畫紙墨俱潤澤更愛嫩晴天寥寥二五筆
元日畫蘭竹遠寄郭芸亭萬水千山外知余老更青

綴玉含璣幾箭蘭新篁葉葉翠琅玕老夫本是瓊林客只畫春風不畫寒

亂蘭亂竹亂石與汪巢林

掀天揭地之文震電驚雷之字呵之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原不在尋常
眼孔中也未畫以前不立一格旣畫以後不留一格數筆妙或在石隙或在

題畫鞠與某官留別

進又無能退又難宦途蹣跚不堪看吾家頗有東籬鞠歸去秋風耐歲寒

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四竿竹

一竿瘦兩竿夠三竿湊四竿救

籬竹

一片綠陰如洗護竹何勞荆杞仍將竹作芭籬求人不如求己

出紙一竿

畫工何事好離奇一幹掀天去不知若使循循牆下立拂雲擎日待何時

竹石

十笏茅齋一方天井修竹數竿石筍數尺其地無多其費亦無多也而風中
雨中有聲日中月中有影詩中酒中有情閑中悶中有伴非唯我愛竹石卽
竹石亦愛我也彼千金萬金造園亭或遊宦四方終其身不能歸享而吾輩
欲遊名山大川又一時不得卽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歷久彌新乎對
此畫擣此境何難歛之則退藏于密亦復放之可彌六合也

一筆石

西江萬先生名个能作一筆石而石之凹凸淺深曲折肥瘦無不畢具八大
山人之高弟子也變偶一學之一晨得一十二幅何其易乎然運筆之妙却
在平時打點閒中試弄非可率意爲也石中亦須作數筆皴或在石頭或在

石腰或在石足

中流非巨率意竚立中水更可憐筆迹五石前後五

山人八畹蘭

子出雙峰一亭文一題詩一十二題詩其風平然無筆氣感狀

九畹蘭花江上田寫來八畹未成全世間萬事何時足留取栽培待後賢大

一筆可

孟嘗韓故謝向講燧文頃既藏于密衣剪杖之巨瓢六合出

粉蓋落山大限又一舞不擣唱茲仰取一室小景育青青和墨入瓢謫平健
音本本變舞此妙于金萬金紫園亭更進宮四式殊其良不誦韻亭而吾輩
爾中言事日中興中言漫語中醉中言醉中言中興中言暮那庭愛音正明
十念衰憊一衣天共避首農卒不簪燭只其此無忘其聲衣無忘曲而風中
煙云晝天行樂詩一卷歌天去不獨若使術復通方知吾老日侍阿母

(B)
908.1
4435
1936
v.4
no.2
n^o.²
0376628

石頭名著

八晚集

晚成花江士田雲來八晚未成全世間萬事無時足留取栽培待後賢公

(B)
908.1
4435
1936
v.4
no.2
pt.2